

記筆堂草微閱 新譯

(上)
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類 學 文 / 譯注 備文嚴



ISBN 978-957-14-4278-5 (030)



NT. 540



9 789571 442785

嚴文儒
注譯

新 譯

閱微草堂筆記
(上冊)

三民書局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閱微草堂筆記(上) / 嚴文儒注譯. -- 初版二刷.

-- 臺北市: 三民, 2010

面; 公分. 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4278-5 (平裝)

857.27

94023953

◎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(上)

注譯者 嚴文儒
發行人 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(02)25006600
郵撥帳號 0009998-5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6年6月

初版二刷 2010年6月

編號 S 03271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4278-5 (上冊: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圖二 紀曉嵐的雕像



圖一 紀曉嵐像

紀昀，字曉嵐，一字春帆，為清乾隆朝著名的文學大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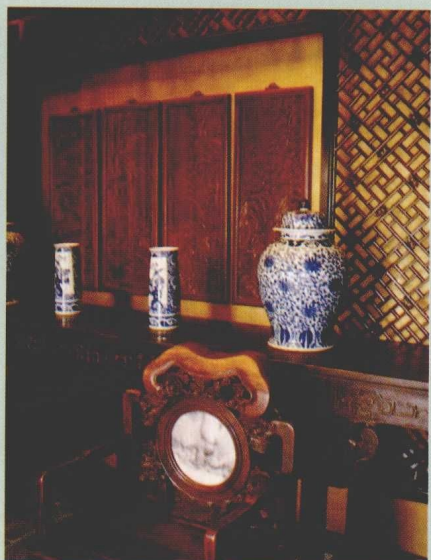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紀曉嵐的故居

位於北京珠市口西大街 241 號，1986 年被列為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。



圖五 紀曉嵐故居的匾額
為紀曉嵐六世孫、大陸畫家紀清遠所書。



圖四 紀念館內的陳設



圖六 晉陽飯莊

紀曉嵐去世後，故居幾經轉賣，1959年在舊址成立晉陽飯莊。然而，數年後，飯莊因擴建需要而必須拆毀原建築，在許多人士多方努力下，市政府終於決定保留原址，並成立紀曉嵐故居紀念館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雜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 讀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二十四卷，分為《灤陽消夏錄》六卷、《如是我聞》四卷、《槐西雜志》四卷、《姑妄聽之》四卷、《灤陽續錄》六卷等五種，由清人紀昀自乾隆五十四年（一七八九年）至嘉慶三年（一七九八年）陸續寫成，並分別刊刻行世。因諸板漫漶，嘉慶五年（一八〇〇年）八月，門人盛時彥得到紀昀同意，合五書為一編，各存其原來編次，精校細刊，並經紀昀檢視一過，刊刻行世，稱《閱微草堂筆記五種》。

紀昀（一七二四—一八〇五年），字曉嵐，一字春帆，號孤石老人。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自署「觀弈道人」，直隸獻縣（今屬河北）人。紀昀自幼喜歡讀書，才思敏捷，八歲應童子試，十一歲隨父親來到京城，十六歲返鄉。二十四歲應順天鄉試，中舉人第一名。三十一歲登進士第，入翰林院。三年散館授編修。乾隆二十四年，紀昀以翰林院編修出任山西鄉試正考官。乾隆二十八年，升任侍讀，提督福建學政。乾隆三十三年，吏部推薦其任貴州都勻知府，被乾隆帝留在京城，任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，加四品銜。旋因洩漏消息給行將受到查處的姻親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而獲罪，被奪職發往烏魯木齊軍中效力。在新疆期間，他考察邊疆的山川地貌，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，寫下了著名的《烏魯木齊雜詩》，並積累了大量的素材，為日後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寫作作了準備。三年後遇赦返京。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，即從他四十九歲起擔任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，「始終其事，十有餘年」，纂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、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，可說是傾注了他畢生的精力。晚年在公務之餘，「晝長無事，追錄見聞」，陸續撰成

導

讀

1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紀昀累官至禮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、管國子監事。嘉慶十年（一八〇五年）二月十四日，卒於任上，年八十二，諡「文達」。

紀昀學識淵博，貫澈儒籍，詩文經後人輯為《紀文達公遺集》行世。一生著述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及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為著名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說，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學術的紀昀，一個學理的紀昀：冷靜而嚴謹，博學而通達。而通過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世俗的紀昀，一個與常人無異的紀昀：有情感，有血肉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反映的紀昀更加真實，更加可信，我們似乎觸目可見，觸手可及。同時，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極高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文字質樸淡雅、亦莊亦諧，令人讀來不忍釋手。故而當時就享有盛譽，深為人們喜愛，廣為流傳。作者自言：「曩撰《灤陽消夏錄》，屬草未定，遽為書肆所竊刊。」其門人盛時彥也說：「以前三書，甫經脫稿，即為抄胥私寫去」，刻印行世。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後世屢有翻刻，譽為堪與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比肩的清代筆記小說集。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撰寫，歷來有種種說法。其中一說就是紀昀寫筆記是為影射某某人某某事，故而研究者就是要找到其影射之人或影射之事。這類似《紅樓夢》研究中的索隱一派。然而，筆者以為紀昀並無如此狹仄。紀昀說自己：「性耽孤寂，而不能自閒。卷軸筆硯，自束髮至今，無數十日相離也。三十以前，講考證之學，所坐之處，典籍環繞如獮祭。三十以後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，抽黃對白，恆徹夜構思。五十以後，領修祕籍，復折而講考證。今老矣。無復當年之意興，惟時拈紙墨，追錄舊聞，姑以消遣歲月而已。」據此，我們可以體會一位老人晚年撰寫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時的心情，是其「追錄見聞」，「消遣歲月」的遣興之作。當然，紀昀的用意並不僅僅在此。中國文人始終以天下為己任，即北宋范仲淹所謂的「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」，紀昀也不能例外。他自己說撰寫筆記是希望「有益於勸懲」，「大旨期不乖於風教」，這也是紀昀樂此不疲的原因之一。當然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

中涉及人物甚多，「所見異詞、所聞異詞、所傳聞異詞」，亦或有之。故而紀昀一再說明自己撰寫此書，只是希望「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勸戒之旨」，「不顛倒是非，不懷挾恩怨、不描摹才子佳人、不繪畫橫陳，不見擯於君子」。「若懷挾恩怨，顛倒是非，如魏泰、陳善之所為，則自信無是矣」。可見，在作者當時，對此書已經有種種議論。針對當時文人中已有的這種指責，迫使紀昀不得不再三表白。我們也可以看作是對二百年後學界所謂影射說的一種否定。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五種，全書近一千二百則，紀昀雜記在京師、河北、福建、新疆等地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，內容廣博，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，也多有涉及學術思想各層面。作品大多假託才鬼靈狐、花妖木魅作言，以說明一定的哲理，諷諭性很強；也有關於官場世態、風土人情等社會生活的記述；還有一些考辨文字和對物理藥性的闡釋及山川地理、物產異聞等的記載，內容包羅宏富。

如紀昀對理學的批評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隨處可見。他反對理學的崇尚空談，不關心民間疾苦。如卷四〈某公挨磚〉則（標題為筆者所加，下文同）：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。某公以道學自任，盛談《西銘》萬物一體之理，滿座拱聽，不覺入夜。忽閣上厲聲叱曰：「時方饑疫，百姓頗有死亡。汝為鄉宦，既不思早倡義舉，施粥捨藥；即應趁此良夜，閉戶安眠，尚不失為自了漢。乃虛談高論，在此講民胞物與。不知講至天明，還可作飯餐、可作藥服否？且擊汝一磚，聽汝再講邪不勝正。」忽一城磚飛下，聲若霹靂，杯盤几案俱碎。某公倉皇出走，曰：「不信程朱之學，此妖之所以為妖歟！」徐步太息而去。某公挨此一磚，可看作是作者對崇尚空談的理學家的迎頭痛擊。同時，紀昀還指出後世迂儒只知先儒的隻言片語，不知變通，一遇到實際問題就茫然不知所措，造成許多悲劇。等而下之的理學徒更是些滿口的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的男盜女娼、幹盡壞事的無恥之徒。卷四〈巧發奸謀〉則，說有兩塾師都以道學自任。一天，相邀會講，在門生前「辯論性天，剖析理欲，嚴詞正色，如對聖賢」。忽然微風颯然，吹片紙落階下，生徒們拾起觀看，原來是這兩個塾師謀奪一寡婦田，往來密商的信札。作者的如

此揭露，可謂入木三分。正因為作者對那些口是心非的理學徒的鄙視，故而，紀昀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用「講學家」這樣一個稱呼來貶視那些信奉理學之徒。

紀昀還正面評判了漢學與宋學之短長，卷一〈漢學與宋學〉則，紀昀指出「夫漢儒以訓詁專門，宋儒以義理相尚。似漢學粗而宋學精，然不明訓詁，義理何自而知。概用詆排，視猶土苴，未免既成大略，追斥椎輪；得濟迷川，遽焚寶筏」。這是因為「漢儒重師傳，淵源有自。宋儒尚心悟，研索易深。漢儒或執舊文，過於信傳。宋儒或憑臆斷，勇於改經。計其得失，亦復相當。惟漢儒之學，非讀書稽古，不能下一語。宋儒之學，則人人皆可空談」。兩宋理學的興起，使宋代諸儒一反漢學傳統，不再尋章摘句，皓首窮經，而是講求性命之學，推究義理，遂使儒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高潮。元明兩朝，因為得到歷代皇帝的推崇和支持，程朱理學遂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，也成為諸多儒生賴以進身的階梯。這些人並非真的篤信程朱性命之學，而是以此為幌子，一味空談，以謀取自己的進身之階。明王朝的覆滅，人們從思想上去追索原因，都認為空談誤國，遂有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的提出。降至乾隆年間，學術界復興漢學已成潮流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撰寫，使紀昀成為這一學派的領軍人物。這一學派被後世稱作乾嘉學派，成為漢學在清代復興的標誌。此章可以看作是紀昀對漢學、宋學作了一番比較和評判，頗有灼見，是研究紀昀學術思想的重要史料。可見，紀昀並非一味推崇漢學而貶低宋學，而是較為公允地評判了漢學與宋學的長短。

魏晉以來筆記小說中最常見的題材就是談狐說鬼、搜奇志怪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繼承了這一傳統，在書中有大量的此類故事。紀昀相信世上有鬼神，並從理性上接受有鬼論，批駁無鬼說。紀昀在書中一再宣揚的因果報應，就是建立在「世上有鬼神」這一前提上的。紀昀認為只有人們相信世上有鬼神存在，才能自覺接受因果報應說，才能發揮勸善懲惡的教化作用，才能挽回日趨衰敗的世風民俗。故而紀昀在書中不厭其煩地大說特說命運果報、地獄輪迴。今人讀來，可能會感到迂腐迷信。然而一位老人的拳拳

勸善之心，讀者當能體會。當然，紀昀畢竟不同於一般的愚夫愚婦，不是一味地癡迷鬼神，而是一位有眼光、有見識的學者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對鬼不無調侃，如文章中描寫了糊塗之鬼、騙吃騙喝之鬼、得過且過之鬼、欺軟怕硬之鬼、強作面目嚇人之鬼、隱居避世之鬼等等，使人覺得鬼世界如同人世界，人們只要一身正氣，無愧於天地，鬼又能奈我何？紀昀對神也是時有批評、戲謔，如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卷二十四〈城隍和稀泥〉則中批評「有事不如化無事，大事不如化小事」的城隍是「聰明而不正直」之神，城隍的所謂聰明，「毋乃亦通蔽各半」。紀昀進而指出「妖由心起，魔由心生」，「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，未可知也」，甚而提出「鬼神茫昧，究不知其如何」，對鬼神世界提出強烈的質疑。當然，這只是紀昀理性思維的閃光，不必評價過高，因為這些並不能說明紀昀已經拋棄有鬼神論。

狐仙故事是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的重要內容。儘管紀昀筆下的狐仙尚不如蒲松齡筆下的狐仙那樣討人喜歡，然而有些故事中的狐仙聰明正直，能夠明辨是非、勸善懲惡等等，還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紀昀筆下的狐女雖然很多是以媚惑凡人面目出現的，但也不乏與人相愛，追求愛情，甘於獻身的狐女。這些狐女聰慧嫵雅，感情熾烈，雖然她們的愛情往往短暫，結局淒涼，但作者給予了她們無比的愛憐、惋惜和同情。而作者對於那些假裝鬼神狐仙的騙子，卻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諷。如卷四〈女巫郝媪〉則，女巫郝媪自言狐神附體，言人休咎。凡人家細務，一一周知。故信之者甚眾。實則「布散徒黨，結交婢媪，代為刺探隱事，以售其欺」。真相被揭穿後，郝媪只能「狼狽遁去，莫知所終」了。

紀昀雖身居高位，但心繫天下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有不少篇章直接反映民生疾苦。如卷二〈菜人〉則，記載明末崇禎末年，直隸、山東等五省發生大旱災，民不聊生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也有所記載：饑民們在吃光了草根樹皮以後，乃至「以人為糧，官吏弗能禁，婦女幼孩，反接鬻於市，謂之菜人」，並具體描寫了「屠者買去，如割羊豕」的慘不忍睹的場面。卷八也有類似記載，這些記載不是一般的「小說家言」，而是可以與相關的歷史記載相印證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危機和人民塗炭，是當時歷史的真實

寫照，足以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。

紀昀久在官場，對官場中的明爭暗鬥、爾虞我詐、排擠傾軋等醜惡現象多有了解，就所見所聞筆之成書，痛加貶斥，並一再表示對官場醜惡現象的厭惡。紀昀藉一個隱居深山岩洞之鬼說出「雖淒風苦雨，蕭索難堪，較諸宦海風波、世途機阱，則如生切利天矣」的無窮感歎。對那些假借官員之威，肆意橫行、盤剝百姓的衙吏僕奴也作了揭露和譴責，指出「最為民害」的除了官員，就是官員身邊及與官員有關係的四種人：「吏、役、官之親屬、官之僕隸」，他們「無官之責，有官之權」，「依草附木，怙勢作威，足使人敲髓灑膏，吞聲泣血」。如卷二十四〈司閹之爭〉則，一個京官外放為地方縣令，其僕人視作成為「天上人」，而僕人自己則是一步「登仙」，為了爭奪「司閹」職位，引來四個僕人拼死相爭而用盡心計，其目的還是為了榨取錢財。類似揭露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並不罕見。

紀昀雖然批評理學，卻對理學家提倡的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的觀點極為贊同，並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加以宣揚和提倡，如卷十九〈婢女柳青〉則，講述了婢女柳青在未婚夫出逃沒有音信時，被迫與主人同居。未婚夫回來與柳青成婚後，柳青堅決拒絕主人的非分要求，寧願窮苦一生的故事。作者身為士大夫中的上層分子，自然不能理解柳青的操守和辛酸，竟然驚詫莫名地說她「不貞不淫，亦貞亦淫」。這反映了紀昀思想中的封建愚昧的一面和他所處時代的局限，今人不必苛求。然而，紀昀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的悲慘命運還是深懷同情，表現了一位大儒的仁慈和關愛。如卷十八〈狐狸辯冤〉則，講述一戶宦宦人家丟失金釧，嚴刑拷打無辜小女奴。住在這戶人家的狐狸精難以忍受這種無辜拷打，挺身為小女奴辯冤的故事。作者在文章中對小女奴寄託了深切的同情。類似故事還有一些，在此不再枚舉。

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有不少關於考據的文字。如卷十二〈楊令公祠〉則，辯證楊令公（北宋楊業）祠應在古北口內。卷三〈一隻繡花鞋〉則，證明中原與西域交往由來已久。至於考證大宛、烏孫等西域各國不產方竹杖、芸香草等物，考定《西遊記》不是邱處機所作等等，對於學術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參考

價值。作者在烏魯木齊三年的謫戍生涯，使他對西域的山川地理、風土人情、礦藏物產都有一定的了解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不乏記載。雖說其中不少是作者得於傳聞，但奇聞軼事，讀來還是頗有趣味的。如卷十九《刑天與山海經》則，記述有人曾在漠北見過「刑天」模樣的人的故事，並因而質疑朱熹所謂依附《天問》而成《山海經》的觀點。今人知道像「刑天」這樣有身體沒有腦袋的人，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的。當然我們不必拘泥於這點上。作者撰寫此則的目的之一，在於辯駁朱熹關於《山海經》依據屈原《天問》而作的觀點。如今學術界一般認為《山經》成書不遲於戰國，《海經》有不少篇目雜有秦漢時期地名，當有秦漢時期的內容摻入。而屈原《天問》是戰國時期作品，《山海經》是否完全依據《天問》成書，看來還不能下如此的結論，姑且留待學問家們再作探討。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包羅宏富，內容繁雜，上下古今，無所不有，可以說是傳統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。各色人等都可以在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。故而自其問世以來，坊間爭相刊刻，社會廣為傳閱。但批評者也大有人在，認為其宣揚因果報應，封建說教太多。而褒揚者更是不遺餘力，稱其可與《紅樓夢》、《聊齋志異》媲美。以筆者所見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雖有些許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它確實是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難得的一部佳作，是一顆可以傳世永遠的明珠。

紀昀門人盛時彥嘉慶五年《閱微草堂筆記五種》初刻本今已難以得見，而道光以後坊間刻本甚多，卻往往隨意刪削，訛舛頻頻，殊失紀昀原意，這是書商牟利慣技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各地出版了一些影印本、點校本、譯注本、選注本等，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〇年出版了汪賢度點校本、天津古籍書店於一九八〇年影印了文明書局石印本、河北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孟昭晉等人的選注本、海峽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李漢秋、朱一清選注本。一九八九年，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了施亮如譯的《白話閱微草堂筆記》，一九九四年，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了北原等人注譯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；次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邵海清等人的白話本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遂使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出版

形成一個小小高潮。但系統地集點校、注釋、今譯、研析於一體的注譯本則尚未得見。

本書以清道光十五年刊本為底本，校以進步書局石印本、會文堂書局詳注本等。對於原文中的一些明顯誤字，徑行改正，不再一一出校。原文並無標題，現為每段擬定標題以方便讀者。筆者在工作中努力做到注釋簡明扼要而不煩瑣，今譯忠實原著而不妄改，研析直抒胸臆而不隱諱，力求為讀者奉獻一部較好的注譯研析本。在點校注譯工作中，參考了近年來出版的各種注釋本、今譯本，得到不少幫助，在此一併致謝。由於注譯者水平有限，如有不到之處，懇請批評指正。

嚴文儒 謹識

新譯閱微草堂筆記

目次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導 讀

上冊

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

長生豬……………一

狐 語……………三

黑煙學究……………四

鬼 詩……………七

詩 扇……………八

眾鬼論詩……………九

無賴呂四……………十一

狐 緣……………十三

李公遇仙……………十五

為官無功即有罪……………十八

雷擊不孝婦……………二十一

無雲和尚……………二十二

吳 生……………二十三

鬼 談……………二六

塾師怕鬼……………二七

輕薄孝廉……………二九